試評「葉石濤自選集」

花村

前言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葉石濤自選集」，目錄表上前有素描、生活照片、手跡、年表，後有作品書目、作品評論引得，都屬附錄，而讓讀者對作家有輪廓性的了解，感受到親切、接近，是很可貴的編書態度。全書共選八篇，依序爲獄中記、羅桑榮和四個女人、行醫記、葫蘆巷春夢、羣鷄之王、姻緣、墓地風景、鬼月。

一、各篇概述

獄中記寫李淳被關在獄中，罪名是叛國。因他東京帝大醫科畢業後却到厦門參加抗日行動。寫他受審經過中，提起前因，由前因及現在的受審，渲染出主題——愛祖國。羅桑榮和四個女人，從題可會意，但全篇自首至尾帶述曾祖母的死。行醫記全是旁述，沒有一句對話，寫某個人的一生，從之表明了社會是一個「和衷共濟」的社會。葫蘆巷春夢寫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文字幽默透頂，象徵手法頗多。羣鷄之王有誇

張犀利的文字、懸疑暗示的線路、活脫脫的人物造型……可媲美歐美最成功的喜劇。姻緣寫戰爭中的一段三角戀愛。從題目和文章的編排，似乎意味「姻緣前定」，發思古之意。但我以爲作者讓黃玉昆選了璨玉，沒選婉香，只是作者「想當然耳」的安排，不足服人！同時日本兵的暴虐、戰爭的威脅着筆甚多，却沒有什麼作用，頂多只有「戰爭也替人們締結良緣」這層苦中尋樂的表示。所以這篇是很普通的愛情故事罷了！墓地風景包括獨立的兩段，都寫死人回頭追記他的死。鬼月的「我」，煞有介事的尋訪噶馬蘭學校的分部，但所遇見的老頭子、老女人和房屋却都倏無殞滅，消逝得無影無踪！

二、文字

葉石濤自云：「光復不到一年，我就用中文寫作了，從來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之處；由於我這糊里糊塗的想法，我無法打下語文的堅實基礎，特別是修辭方面，所以寫出來的東西實在慘不忍睹。」我却以爲他獨特風格的形成就靠他的文字修辭。他運筆如佈彩，毫無顧忌地寫出他心頭湧現的任何意像，他搜索的任何中文語彙，不怕告訴人太多，只怕告訴人太少。是憑着「糊里糊塗用起中文」的這份膽氣，他才實驗並發展出他個人的行文風範。像一個妓女的說話是這樣的：「我也愛你，你的虛無吸引了我！」「你發散着令人憐憫的孤傲和虛無。你挑逗了我的同情和感懷。」（引自羅桑榮和四個女人）算卦的老人是這麼罵女兒的：「珠音，你這是搞什麼鬼呀！你說，近來你每天晚上都溜出來直到鷄啼才偷偷回去睡！你以爲我全不知道？嘿！老子的眼睛雪亮得很。而且你每天早上總心不在焉，把粥煮得稀稀爛爛簡直如漿糊！原來你發雅興在此地和文人騷客品茗談詩了？」（引自葫蘆巷春夢）或是諸般不厭其多、不經整理的同類涵義的鋪寫：「他的悲哀和抑鬱緩慢地腐蝕了他的靈魂，他就是一具活屍，彩色的過去的亡靈，專以追寃已喪失的瑣碎時間來餵養空肚子的甲蟲，空有硬殼，裏面却裝滿了敗絮。他常憶起英國作家史威夫特，據說這個作家發狂的時候，幻想自己是從頭頂上一直逐漸枯萎、凋謝的一棵槁木。」（獄中記）有的認爲嚕哩嚕嘛，咬文嚼字、矯揉造作，而我想起了日本藝妓的臉

部化妝。固然白得離譜，但在那不諧和的白裏，蘊蓄了多少深沉的呼喚。同時，由於他下筆的恣意放縱，使他從不自覺的幽默開始，到自覺的喜劇之完成。但是他到底不是喜劇作家，他處的是憂患的時代，他的時代情感又是絕對眞誠的，故縱有幾陣笑聲，也是爲了不叫自己哭才不得不笑，這可從葫蘆巷春夢，羣鷄之王看出！

在他一筆一筆濃抹艷塗時，他慢慢平息了心頭的悽愴，專注地扣緊生命之氣息；所以他的文字反映了他投身文學的赤忱。而且他既然以「從來不覺有什麼不方便」的豪情行文，自然而然演成他穠麗華贍、厚重繁縟的鋪述成果。

三、從作品中呈現作者的個性

（基地風景、鬼月兩篇不論）

㈠、樂觀善良

各篇去找，沒有險詐殘酷、叫人咬牙切齒、痛恨不絕的人，除了害他爹被車壓死的伍長（獄中記）、要侮辱婉香的日本兵（姻緣），但他們並不代表有自由意志的個人，而是侵略者的代號。結局都是圓滿的。

像獄中記，李淳忍饑忍辱，幾次「溫暖的尿水沿着大腿涓涓滴滴地流下來，悄悄地濡濕了脚踝」，但聽到菊池檢事切腹，他却情不自禁的爲他悲傷！認爲他的苦悶比自己深刻，他是日本社會制度的犧牲者。像「羅桑榮與四個女人」中的八叔公，行逕不很光明正大，又有「我是長輩」的專橫，但篇中含含混混，又另造出坤仔這個滑稽小丑，把八叔公的壞不露痕跡地卸離。而或「行醫記」，被生父母拋離的孤兒，對於生父母沒有一點氣憤，對於坎坷的命運未曾抱怨一聲，而積極熱切的行醫濟困。而在「葫蘆巷春夢」和「羣鷄之王」這兩篇幽默小說裏，雖迹近「小人物的鬧劇」型態，實則充分展露「悲天憫人」的襟懷！

㈡、眞實

各篇寫生存的掙扎、老死的安詳、貧窮、戰爭、男女的情慾，雖然文字富麗，但因爲情感根植於土地，恍惚竟像一羣閒暇無事的婦人家，聚一起聊着，聊到誰送掉親生子、誰死了妻子再另娶、誰丟了鷄、誰的女兒和人跑了……等等生活裏的衆生相。當然，「

販厝」，「騙肖」這類語詞的運用，也有助於加深眞實感。而像「讀着繆塞的詩集」、「愛聽葛辛的藍色狂想曲」等類的添加就不太自然，有「掉書袋」之嫌。

每一篇的故事骨架固然逼近眞實的社會人生，但主要角色的性向，生活情態却很相近。獄中記的李淳，毫不遲疑的接受銀娥的獻身；而「將頭埋進她乳房之谷」這句不僅出現於一篇一處……，這些都使我想起溫庭筠的菩薩蠻：「小山重叠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難怪被誤會爲「自傳性」的寫作！所以他雖致力「寫實」，却讓人感受到「眞實」。因爲除了客觀的描述衆生之遭際外，他主觀的緊執「人」與「生存」之間牢不可拔的攀着性。

不過從嚴格的批評標準來說，感情色調過濃便妨礙了寫實作風的建立；同時主要角色在塑型、趨向方面的雷同，也容易阻止文學層面的擴充，陷入狹窄拘囿的情境。

四、結構佈局

大抵看，順敍的多，或夾着插敍。並且「姻緣」這篇，很零散，非得翻來覆去，尋不着脈絡，令人感覺太過突兀。沒有暗示性的連接詞、連接句。不過從「斷裂」的僵硬佈局中，倒是顯出幾分現今意識流、新電影的剪接手法。

成就最高的是「羅桑榮與四個女人，」，竟是應用極特殊的版畫套色手法。全篇八章：序曲、八叔公、鳳姿、入殮、麗雪、翠薇、春姬、終曲。序曲第一句：「曾祖母以九十六歲的高齡終於翹辮子了。」然後提出鳳姿（羅桑榮的第一個妻子）的死，並及麗雪每晚來會他。因爲曾祖母死了，八叔公派老僕坤仔通知他去見曾祖母最後一面。第一次套色的主題是死和他沉於念死者的悲傷，又可笑的顯出悲傷中照常的實施人間事——色是性也。第二章八叔公，並不是接講下去，而是追根溯源，從本篇故事的最早期，把前塵往事，涓滴細述。以曾祖母對死的泰然自若、親切的等候，把「死」另添了新成分。同時翠薇出現。這同

的套色，有舊的增補、有新的染印。第三章接第二章他和八叔公一起開工廠的線頭，鋪述下去。全部寫鳳姿，相識、結婚、相愛，一直到鳳姿被肺病帶走。第一章或只染印了淺淺的輪廓，這次則以豐富的色彩將鳳姿做了總體的完成。第四章入殮，前塵往事追述畢，故接起坤仔通知他去見曾祖母遺容，第一章的尾。人物方面，春姬也出場了。麗雪進入「抽絲剝繭」的預備階段；翠薇則被塗上神秘的紫色，散發着曖昧的情絲。第五章麗雪，套色作業和第三章鳳姿相似，將麗雪的來龍去脈分明現出。第六章翠薇。事頗複雜，包括麗雪不告而別；八叔公提議他娶春姬；他要躲避翠薇幽怨的眼睛；他到鳳姿的墳去，不再是悲傷的悼念，而是從那裏得到心靈的撫慰。到此，他不再被「死」魘住，而認識了「死」一如生般自然。第七章春姬，接第六章的敍述，他遇見春姬去祭夫。他倆鰥夫寡婦在墳地受躺在地裏的另兩人的祝福。最後終曲，頭一句：「那年臘月我同春姬結婚，並且在一所中學裏找到了位置。」而「曾祖母出殯的那天晚上，我們羅家人全都聚集一堂；在杯酒交歡中結束這愉快的葬禮。」的追述裏把翠薇的歸向（出家）也做了交代。同時文的最後，坤仔（導致麗雪不告而別者）繫鈴人做了解鈴人，說麗雪去他初戀的情人處了。這一章沒有「鳳姿」兩字，過去的生活在時間游移的步伐中，確確實實的過去。生活的每一個環節，套着的是現在的生趣。而四個女人裏，翠薇的一段情表達得最含蓄婉曲。

這篇敍述主體是男人和女人，正好需要葉石濤先生豐美的綺語；而這種罕見的疊印手法，更使文章的內涵厚實凝艷。我以爲，這篇是「葉石濤自選集」這書裏的壓卷之作！

五、上乘喜劇—羣雞之王

葫蘆巷春夢也是幽默動人的喜劇，銅鐘仔（我）和茉莉桑的初交而至結連理，別致感人，確實好。文字方面在令人羞赧中又令人發噱的處處可見，如：「東方剛呈魚肚色，我便起床，趕忙抓住一把草紙往公共廁所跑。在那裏我幾乎會遇到所有葫蘆巷的住民；男性公民一律面容枯寂，低頭沉思，頗有哲學家的風度。女性公民卽手提潔白光滑的琺瑯質尿瓶排隊等候

……」但豬仔喝了安眠藥、珠音和江濱生私奔等有些事件缺乏必要性、缺乏說服力，拖累全篇構成的完整。不像「羣鷄之王」，把幽默、詼諧發揮到極致，毫無阻礙地在一瞬間，轉化爲超越的人性，是一篇天衣無縫的上乘喜劇。

「羣鷄之王」時間共兩天。冬節前一天、冬節日。主要人物是偷鷄的鐘釘仔，行爲發生者。村長知高仔、敍述者石頭仔（我），見證人。鷄主人龍山仔。若用戲劇的場景來說，第一場「阿桂嫂的舖子裏，啃甘蔗、吃花生糖、喝維他奶、抓屁股的癡，口沫四濺地閒聊的村人，大約有一打左右……」，而「那一天正是冬節前一天，家家戶戶殺鷄宰鴨，準備補冬……」，鐘釘仔「穿着一套畢挺的西裝，右手提着放樂器的黑色大匣子，此外身無一物……」回來了。「幹伊娘！什麼黑風吹回來了你這地賊星時遷！」這是村長知高仔伯給他的見面禮。然後羣鷄之王昂頭走過，動機出現。第二場一開始，氣勢就不凡。「第二天一大早，正當我捧着第二碗甜膩膩的圓仔湯勉强灌下一半連連打飽嗝兒的時候，從山脚的椪柑園忽地出現了兩個人。前面那氣喘如牛，擺動肥胖身軀的，正是村長知高仔伯。在他後面瘦長如竹竿，失魂落魄地跟着龍山伯瘦瘦高高的宛如廟裏供奉的大爺，而知高仔伯矮矮敦敦的倒像二爺。龍山伯鐵青着臉一言不發，伸長着他本來够長的脖子，氣得七竅冒煙，雪白鬍鬚一根根豎立。村長知高仔伯也漲紅着臉氣得久久說不出說，只瞪着我底圓仔湯發呆，好似我喝的是一碗毒性猛烈的青酸。」中間是高潮疊現、迂迴起伏的鬧劇過程，終於知高仔伯以權威者的聲調莊重的宣佈破案。那知如「神龍見尾」一樣，「『大家都熱熱鬧鬧的過節……嗚嗚……大家都有家，歡天喜地的殺鷄宰鴨補冬……而獨有我沒有……嗚嗚……什麼也沒有……』，我看見鐘釘仔的眼淚從突出的蟹眼，滂沱的流下臉腮，最後他悲鳴也似的哀哀大哭了。那哭叫聲裏含有一股說不出的悽愴和暗鬱猛敲打着我們的心胸，使我們愈發覺得偷鷄的並非鐘釘仔，而是在場的我們三個人了。」筆意一大轉，整齣哄笑風味的鬧劇，剎時昇華成悲劇奠基的上乘喜劇了。

整篇小說的時間、空間、人物、事件，配合得一絲不漏；而大量的誇張和比喻的文字，更加深了幽默素質。細節也沒有放過，反射或折射的象徵極密，譬

如知高仔因貪嘴，吃多了洋葱炒肉絲，而找茅坑爲伍；石頭仔勉强灌圓仔湯而連連打飽嗝，以他們的「有」反襯鐘釘仔的「沒有」。或鐘釘仔帶着黑色匣子裝的吉他飄然回鄉，他唱的豈不就是浪子的歌？甚至石頭仔在阿桂嫂店舖前拿剪刀剪指甲，也凑上了童語裏的「石頭、剪刀、布」呢！

象徵手法好像是葉石濤先生喜愛用的。譬如獄中記第一章「絲杉」，以梵谷的太陽象徵他對自由的渴求，極卓特。葫蘆巷春夢也很明顯的用了「豬仔」、「易經」，但效果不比這篇。

六、神秘色彩的兩短篇

這兩篇跳出前面諸篇的寫實，帶著虛無、神秘和形而上的好奇，筆路不如前各篇特有的穠麗（葉先生自己說法是，比較流暢簡潔。）寫這兩篇時葉先生近五十歲了，這樣的年齡才「虛無」、「神秘」起來，可見他「文學的心」一直沒變，嘗試、突破的心意一直縈懷。

讀這兩篇好像看抽象畫，滿腦散着迷霧。像「鬼月」這個題目，是重複尋找到「『今天是七月初一，鬼門初開的頭一日，家家戶戶要祭祀好兄弟一番。現在的少年家對這種風俗習慣竟然沒有關心，難怪孤魂野鬼會餓扁肚子，要出來作祟啦！』伊（鬼）訓了我一頓。」這段話才明白意思的。

這兩篇，顯露作者對「未知」的好奇，和某種「遊戲人間」的感喟（此意換另一種說法，是把死者的孤獨提現給生者），再就是捕捉並呈現「冷」、「異」的氣氛。其他，找不到什麼了，道地虛無吧！那麼，前面各篇的樂觀傾向、喜劇手法，是精密化妝後的面目嗎？本質上他蘊藏的乃是悽惶蒼涼的辛酸感嗎？